●一次偶然相遇 ●一段尘封故事 ●一位传奇英模

（上接第一版）老人自言自语：战斗模范不咋多的。卢书记深深点头：对呀，战斗模范很难得的。

还有一段最重要的文字，用钢笔写在这张奖状背面，很容易被人忽略——“立功事迹：一、济南、淮海、平潭战役中一贯机动灵活英勇顽强，共立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特等功一次。二、进军福建时不怕艰苦，帮助同志们劳动，一贯带头起模范作用。三、在备战练兵中能够教育同志，进行思想互助，自己对军事演习特别积极，带头苦练，对再战金门决心很大。”

一个人立功一次功不易，难的是如此屡屡立功，立大功、立新功。布包里还有一对少尉肩章，红布领章只剩下了一片。

查了陈旧的户口本，有兵役证，中国人民解放军速成小学毕业证书，复员军人证明书，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官兵役证，福建省建设厅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作证、党费证、工会证、退职职工救济证……

卢书记最后小心地翻开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这是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54年5月上海第23次印刷的版本。

卢书记捧着他笑道：好好保存啊。他把小布包重新系好，激动地说：“这一包东西，了不得！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啊！李文祥老人是打过仗的，立过战功的。后来参与地方建设，当国家有困难时，又回到农村。心态比较好，心比较平，境界比较高。这就是我讲的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感的“三平”精神。很平凡，很平静，很平常。他只有讲到当爆破手的时候，春光焕发。”

他深情而敬重地望着老人：“革命战争年代你们出生入死，和平建设时期你们又这样安贫乐道不求索取，这就是革命传统，这就是革命精神。全社会都应该向你们这些老英雄学习，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好这些老同志。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您表示慰问，向您学习！”

……就这样，从一个最沉寂的角落里，从一片最底层的泥土中，省委书记无意之中发掘出了无价之宝，一个传奇由此揭秘，一段佳话由此传扬。

而整个“剧情”的关节点，是李文祥老人突然拿出那个小布包。

记者在网上反复点开河南电视台的那段新闻片，捕捉当时老人的表情和心理：

当卢书记解开小布包时，李文祥老人面朝卢书记，下巴抵在扶着拐杖的手背上，好像伏在桌子边的一个孩子，等待老师审查他的假期作业。他的眼神有些忐忑，姿态令人生怜。

没有一丝炫耀，没有一丝骄傲，猝然之下拿出布包，仅仅只是为了证明，不是虚夸说谎，一切都是真的，真的。小布包里的一切，气吞万里，重逾千钧，真相切切是用命换来的！

从此，战斗功臣的64年风雷，英雄老人的87年心血，一段光辉的历史浮出水面，一个宏大的人生渐渐显影。

李文祥的33岁独生女李金英，当省委书记卢展工慰问时，她在人丛背后亲睹了那一幕。过后她问：爹，你的小布包里面啥东西呀，让这么多人稀罕？

记者也问老人，如果省委书记没发现你的小布包，它会悄悄放到什么时候？老人笑道：等我死了，放棺材里带走。

上篇

从华野到三野，李文祥从军9年，参加6次战役，从中原一直打到台湾海峡，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荣立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并获战斗模范、特等人民功臣称号，戴上了解放奖章，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第四届英模大会。转业之后继续奋战6年。赫赫战绩足以证明，为了新中国，他早已把自己全部捐出去了，捐心，捐躯，虽然他还活着！

济南战役

周恩来说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1948年9月16日打响的济南战役，是我军第一个对重兵固守的大城市强攻速决的范例，8天8夜全歼守敌，把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李文祥所在的华东野战军10纵29师85团，主攻济南外城西面的永镇门。城墙坚如铁桶，在敌人三层火力网和磷光弹、毒气弹、火焰喷射器之下，部队殊死苦战，副团长刘竹溪负重伤，还牺牲了两位营长。这时李文祥报名参加了2营爆破队。

22日晚8点半总攻开始。7个爆破组前仆后继，只将城墙炸开了一个不大的豁口。队长喝道：“共产党员站出来！”齐刷刷站出一排战士，其中有李文祥。“李文祥，你不是党员！”李文祥急了：“别看俺不是党员，打仗可不含糊！”的确，他既会爆破，又是神枪手，直到后来转业还能一枪打落飞鸟。连长和指导员都待见他，平时常给几发子弹让他练手。

冒着呼啸的枪林弹雨，李文祥抓起手推车冲了出去，20来斤重的炸药包在车上堆了好几包。他个子目标小，跑得又快又好，城墙上敌兵的尸首扑通扑通掉在前面也不畏怯，终于跑到了城门口。爆破手们把300多斤炸药堆成一垛，喊一二三，拉响导火索就跑，只听轰的一声，3丈多高的永镇门炸塌

了。李文祥记得，有7支部队从这个缺口冲进了济南城！

85团2营4连3排被授予“永镇门爆破队”称号，并获一面锦旗。李文祥荣立二等功。

他的手被炮弹皮崩了一下流了血，发1元2角钱，他不要，领导说不要不行，这是你的负伤补助。

据统计，济南战役死难烈士5101名。

烈士陵园建在济南市的英雄山上。据说1952年毛泽东主席登临此山凭吊烈士时说过：“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在山上，不见墓碑的墓池铺满层层梯台，烈士们整齐平卧于一方泥土中，仿佛生前并排睡在大通铺上。这里面有李文祥的不少战友。

今年4月，济南军区及第26集团军特邀“李文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到济南、潍坊做报告。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政委杜恒岩和第26集团军军长马宜明出席了报告会。虽然李文祥因为年迈体弱未能前往，但部队官兵格外动感情，掌声特别响，泪水特别多。军区联动部还送给老人一套海陆空三件羊绒毛衣将军服。

李文祥的女儿李金英作为报告团成员拜谒英雄山时，被深深地震撼了，这里躺着的都是她亲爱的父辈啊！但她不敢让老父亲来这里，父亲看见穿军装的人都激动得不行，一旦面对这漫山遍野的战友坟墓，心脏怎么承受得了！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历时65天，我军60万消灭敌军80万，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牺牲最重、歼敌最多的一场战役。

1948年入冬，10纵阻击徐州东援之敌，李文祥从碾庄、太平庄、徐州一路打向西南。他说：“我打坦克最在行！”当徐州守军出动大批坦克将我军工事压为平地时，他迎着扫射飞奔到坦克跟前，将炸药包猛地塞进履带和轮子之间，履带一炸断，坦克像鼻子了！他和战友们干掉了20多辆坦克。

最惨烈的是鲁楼堵击战。11月底，敌军黄维兵团在豫东永城一带陷入重围，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逃向西南企图会合。我军急行军追截，12月3日在皖西鲁楼一带堵住了漏网般的敌军。敌人飞机大炮重兵猛攻，我军鏖战6个昼夜堵击。李文祥的连队因炊事员牺牲了4天，就着凉水嚼生麦粒也毫不退却，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捅，用枪托砸，用牙咬，一片血肉横飞。

连队阵地上打到了只剩下了指导员、战士马士华和李文祥。李文祥记得来自山东沾化的马士华是一个爱说话的年轻人，战斗间隙，李文祥让他歇歇，他要抓紧挖工事，正说着话，一记冷枪突然飞来击中他的鬓角。李文祥捂住他头上的血口子，想拿急救包，他嗯了一声就死在了李文祥的怀里。后来指导员也牺牲了。

李文祥满身血迹落下阵地，只听营长喝问：谁？他答：我，上面没人了。营长说：你不是人？！他转身又和增援部队一起返回了阵地，一支枪打热再换一支，一直打坏了三支枪，死堵住敌人的去路。

到了永城陈官庄围歼战，雪野纷飞，敌我短兵相接。李文祥放哨时，发现敌兵在路沟里架起轻机枪偷袭连队，便当起狙击手，嘎地一枪将其击毙。举旗的值班官又来送死，架设重机枪的敌兵也被打散了。他们一共打死了30多个敌人。

火线上，李文祥一个月连升两级，先任副班长，又任班长。荣立特等功时，教导员给他胸前挂大红花，还换了一支日本大盖子枪。

渡江战役

1949年初春，全军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28军，李文祥成为新编83师247团2营6连1排的班长。这个“数字化”记忆从此嵌入他的生命。

83师是军里主力师，247团是师里主力团。勇士李文祥成了“尖刀上的刀尖”。渡江战役前夕，苏北平原的油菜花开了。行军到长江边，指导员拉拉他的衣角，沉声问：你入党吗？他一时没明白：为啥入党？指导员正色道：要解放全中国，你不入党？为会员服务，你不入党？他想起危急关头首长总是高喊：“共产党员站出来！”立刻回答：“入党！入党！”

党员就要永远听党的话，党员就要有个党员的样子！——倥偬之际指导员的这句话，板上钉钉一样摸进了他的心田。这既是主义的力量，也是心灵的向往，二者熔铸在了一起，从此他就为这个崇高神圣的信仰而战，而活！

4月21日晚，百万雄师过长江，28军由扬中至靖江一带起锚。“毛主席借东风”，东南风忽然转成北风，百舸千帆顺一般齐射长江南岸。李文祥乘坐的帆船装载一个排的兵力，他在船头守着架起的机枪。黑暗中，争先恐后的船只拥挤碰撞，他们这条船的船帮都撞破了。女船工摇着橹，大声说：别怕，别怕你们送到那边不可！

李文祥和战友们勇猛地冲上滩头阵地，把长江天险踏在了脚下。

上海战役

1949年5月12日开始，28军直扑沪北，激战吴淞，攻占太仓和嘉定，又

突进市内内浦、刘行、杨行。

刚刚闻嗅到上海大上海气息的李文祥和战友们，啃到了一块“硬骨头”——刘行国际电台。这个国际电报收报台，与真如、枫林桥两个发报台总称国际电台，与美英德等国有直达电报业务。这一片机房和天线阵里，日军曾建造了坚固隐蔽的地堡群。

进攻异常艰难，先遣地堡群火力杀伤，又遇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以惨重代价攻占了一些地堡。敌方海陆空齐上，坦克和装甲车开道，飞机和舰炮增援，双方死死缠斗，参战的28军、29军三四天就伤亡8000人。李文祥那个排一仗只活下来3个人。

后来改由突击队爆破地堡。富有经验的李文祥，挟着炸药包向火力最猛的都倒下了，他急中生智，也扑倒在水沟里，在尸体堆里装死，暗暗等待黑夜来临。察看敌兵用刺刀绞着死尸，刀尖也戳着他的身子，他纹丝不动。夜幕终于垂落，他沿水沟匍匐前进靠近那个地堡，一跃而起，拉响导火索把炸药包投了进去，地堡在爆炸声中崩塌。

5月19日攻克刘行国际电台，5月27日上海解放。李文祥荣立一等功。

福州战役

1949年夏，因外国敌军有收缩迹象，福州战役比原计划提前4天，8月11日发起钳形攻击，切断陆海退路会歼敌军。28军担任正面突击，一直攻入市区。

李文祥说，兵败如山倒的敌军已是“烂葡萄兵”，83师将敌一个师围至闽江边聚歼，并不困难。没想到的凶猛对手竟是闽地酷暑，连日徒步追击逃敌的战士们，有不少死于热渴中暑。

在市区南台的马路上，猛追逃敌冲在前面的班长李文祥，突然热晕栽倒在地。战士们赶紧抢救，是街边老百姓端来一壶凉茶，给昏迷的李文祥撬开牙关硬灌下去，才把他救活过来。

这次战役13天解放福州。李文祥荣获特等人民功臣奖状。

平潭岛战役

满身征尘的李文祥，马不停蹄，从中原一直打到了台湾海峡。

大军南下的终极目标台湾已近在眼前，28军锋芒直指平潭岛。这座屏障台湾的一个大岛，而小练岛、大练岛是迈向它的踏板。

1949年9月12日晚，海水退潮时分，247团乘船直驶小练岛，李文祥班里12人都端着美国造冲锋枪。小练岛守敌一触即溃，接着驶向大练岛。狂风中，船在漩涡上打转，船工对李文祥说：他们绕着风走，我们照直走，一定比他们先到！船一近岸，李文祥带头跳进齐胸的海水强行登岛。他跃过第一道工事，第二道工事，第三道工事，营教导员突然在后面用广东话喊：“别前进了！”他回头看，原来后面的船还没跟上。

听到吹哨继续前进，遇到铁丝网，还有电话线。他从饭包里掏出刀子割断了电话线。黑暗中台风大作，平潭岛敌兵赶来增援反击。他迂回到敌人背后甩开了手榴弹，敌兵向高地逃去，他率战士一直追到山顶，突然看见曙光染红了汹涌的海面。

走投无路的敌军，在围营山勋举起白旗。李文祥记得一位脸上长有麻子的副指导员带着通信员去受降，谁知敌人又举起红旗。我军把大炮开上山头，朝他们轰了两炮。这时乌云涌来，猛雨下得瓢泼一样，敌方举起白旗彻底投降，大练岛解放。9月15日晚8点半，平潭岛总攻开始，由榴弹炮开路直扑据岛顽抗的守军。247团从岛北苏澳登陆抢占港口。敌军被团包围在岛屿北端时，一艘军舰从台湾方向驶来企图救援，但远远打了一阵炮又开走了。一万多守敌大部被歼。

9月17日，平潭岛战役胜利结束。李文祥荣获战斗模范称号。此时再过几天，开国大典就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五星红旗将在新中国的上空飘扬！

在平潭岛留下驻防将近两年的李文祥，没有看到那场失败的金门战役。他1951年4月升任副排长，9月出席了28军第四届英模大会。1953年5月升任排长。同年秋天，在福州上了28军为几百名排以上军官办的文化速成小学，但随着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报传来，又提前毕业驰返部队。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文祥仍在盼着打仗。为了轻装上阵，他仅留下身上要穿的，把皮鞋和旧军衣全寄回了河南老家。他天天盯着海峡对岸，随时等待一声令下，就把红旗最后插上台湾岛！

功臣

走进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李文祥的家，院子里迎面是“光荣之家”影壁，堂屋里迎面是“战斗功臣 英雄本色”匾额。前面这位瘦弱的老农，就是那个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英雄？！

他的小布里，又衬上了女儿的一方花手帕。里面淮海、渡江、福州战役的奖状和纪念章都颁发于1949年，当时还正在打仗，一路上是怎么携带的？老人指指上衣胸前的内兜，放在心口。

李文祥也许生来注定要当兵。他1925年农历端午出生于今河南省濮阳市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一户贫苦农家，属牛。5岁时母亲染病而亡，他离开父亲和弟妹，投靠殷庄姥姥家。为了混口饭吃，他在兵荒马乱之中辗转奔突。14岁报名参加八路军，年龄太

小队不收。16岁卖身当兵，入国民党石友三部当勤杂兵，在范县大堤上与日本鬼子打仗失败溃逃时，遇到八路军留下当兵。直到1947年正式参军加入华野10纵，他才真正明白革命道理，骁勇善战的潜质也得以施展。

他唯一的英雄气短之处，是从小失学文盲。这个缺陷到和平年代越来越明显。虽拿到了速成小学毕业证书，但还没完全脱盲，他对这个“软肋”的敏感和清醒，影响着是一生运的走向。

1955年的一天，上级来电话要提拔他当指导员，他急得拍桌子嚷嚷：“老首长，我从小情况您不知道？指导员必须会讲课，我没文化，要是讲课词儿了呢？丢人不丢人？麻烦不麻烦？讲军事错了还可以改，讲政治错了可不得了。”老首长说，那就提拔你当副连长吧。副连长比指导员低一级，他却嘿嘿笑道：“这还差不多！”

1956年5月，他荣获1945-1950年解放奖章。几个月后，部队挑出几百人组成转业大队，李文祥也在其中。当时驻扎莆田洞湖小学的十几名转业兵，拍了一张“全体老战友离军赴地临别留念”合影。之前房东女教师想把二女儿许配李文祥，他没同意：还要打台湾呢，一旦牺牲撇下人家咋办？

打仗、打仗、打仗，军人心目中只横亘这一个念头，李文祥想等台湾也最后解放了，啥事都没有了，再考虑自己的事情。谁知等等等等……了这么多年，没仗可打了，要转业了。

舍不得啊，老部队是老兵的又一个娘！

李文祥在莆田街头踟蹰，遇见了陈景三副军长，问：小李，你转业了？晚上到我那里去一趟！陈副军长当过他的团长、师长，一同打过济南、淮海、上海战役。晚上见面，陈副军长说：“小李你咋没走啊？你不是共产党员了？听党的话，像打仗一样去参加新中国建设。明天去报到吧，给你补发一个月工资零花。”接着让秘书写了一张车票，把小李送出了暖热的怀抱。

李文祥的军龄不算很长，但是短短9年，参加6次战役，还有大大小小的战斗无数，挥戈横扫半个中国，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荣立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并获特等人民功臣、战斗模范称号，戴上了解放奖章，出席了28军第四届英模大会，赫赫战功足以骄人。

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三野代表中就有那位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的特级英雄杨根思。李文祥原本也是代表人选，可惜因病错过了机会。没能坐着火车进北京见毛主席，成为他的终生遗憾。他至今都没进过北京。

但作为军人他是幸运的，大仗打了，硬仗打了，胜仗打了，而且是在我军奠定江山的最为酣畅精彩的时刻，是在共和国磅礴上升的最为壮丽辉煌的时刻。

之后呢，所有成功荣誉就收入了一个沉默的小布包。

打江山的人，只与牺牲者比。“显摆那干啥，好多战友都没了。”他说。记者问老人：你身边战友牺牲了多少？

他说，班里排里随死随补，死不全就没了。活下来的是多一半，死了一少半。

问他：你想过自己会死吗？

他女儿说：俺爹说，打仗往上冲，脚底下轱辘轱辘都是尸体，一双绑腿都染红了，涮几盆血水还洗不干净。

他却淡淡地说：“砸响就有末儿，战场上哪能不死人呢。真死了就死了吧，反正是为人民而死。”

可他终究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完完整整！除了济南战役中炮弹把手削掉一小片，可谓未伤一毫毫毛。真是命大！记者问：你还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吗？

他先摇头：“想有啥用？不想。”可过了好一会儿，又仰天紧紧闭了一下双眼，“睡不着的时候想啊！”

午夜梦回，在静静的村舍里，枪炮声又震耳欲聋地轰鸣起来了，还夹杂着号令和呐喊，在硝烟和鲜血的气息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奔跑着，跳跃着，搏斗着，杀红了眼……

“苦！那时候真苦。”老人皱眉咽下一口唾液。

问他怎么苦，这个火里蹬过来、血里滚过去、死尸堆里爬过来的硬汉子没有回答。记者揣想，他所说的苦，不是个人的苦，不是肉身的苦，而是战场上巨大的焦灼感，军令如山，万死不辞，苦苦地挺进，苦苦地求胜……

那阵儿，想过完仗干啥吗？记者问。他用范县方言吐出两个字：“回家。”战士恋家。河南人恋家。

转业

以后解放台湾就交给你们了！少尉李文祥向军营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1956年8月，32岁的他复员转业为18级干部，到福建省三明市，在福建省建设厅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保卫科担任保卫干事。在自己曾经打过仗的这片土地上，他又投入了火热的地方建设。他不愿坐办公室，一线哪儿艰苦就去哪儿，先后在厦门营房、永安营房、莆田营房、南安营房、仙游制糖厂、漳州营房等工地保卫安全。到龙岩，领导让他当电厂厂长，他觉得自己文化待得谢绝了。最后在三明钢铁厂工地待得最久，住了一年多，可正逢国家经济困难，工程下马，担任三外队长的他就领着工人开荒种菜渡难关。

那个年代，转业军官受人倾慕。据陈宝珍回忆，当时南安一带有200多名转业军官找对象，都是三四十岁年轻人也行。河南老家寄来一张扎俩小辫儿的姑娘照片，催他回去结婚。他想，只要思想进步，能吃苦过日子，就是庄稼人也行。李文祥当然也有不少人介绍对象，女教师、女医生，他看看都没相中，怕文化人跟他过不下去。他就，只要思想进步，能吃苦过日子，就是庄稼人也行。河南老家寄来一张扎俩小辫儿的姑娘照片，催他回去结婚。

转业第二年，李文祥在南安梅山镇营房工地时，陈宝珍正在营区给人当保姆，镇里保卫干事介绍两人相亲。“老首长，我从小情况您不知道？指导员必须会讲课，我没文化，要是讲课词儿了呢？丢人不丢人？麻烦不麻烦？讲军事错了还可以改，讲政治错了可不得了。”老首长说，那就提拔你当副连长吧。副连长比指导员低一级，他却嘿嘿笑道：“这还差不多！”

1956年5月，他荣获1945-1950年解放奖章。几个月后，部队挑出几百人组成转业大队，李文祥也在其中。当时驻扎莆田洞湖小学的十几名转业兵，拍了一张“全体老战友离军赴地临别留念”合影。之前房东女教师想把二女儿许配李文祥，他没同意：还要打台湾呢，一旦牺牲撇下人家咋办？

打仗、打仗、打仗，军人心目中只横亘这一个念头，李文祥想等台湾也最后解放了，啥事都没有了，再考虑自己的事情。谁知等等等等……了这么多年，没仗可打了，要转业了。

舍不得啊，老部队是老兵的又一个娘！

李文祥在莆田街头踟蹰，遇见了陈景三副军长，问：小李，你转业了？晚上到我那里去一趟！陈副军长当过他的团长、师长，一同打过济南、淮海、上海战役。晚上见面，陈副军长说：“小李你咋没走啊？你不是共产党员了？听党的话，像打仗一样去参加新中国建设。明天去报到吧，给你补发一个月工资零花。”接着让秘书写了一张车票，把小李送出了暖热的怀抱。

李文祥的军龄不算很长，但是短短9年，参加6次战役，还有大大小小的战斗无数，挥戈横扫半个中国，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荣立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并获特等人民功臣、战斗模范称号，戴上了解放奖章，出席了28军第四届英模大会，赫赫战功足以骄人。

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三野代表中就有那位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的特级英雄杨根思。李文祥原本也是代表人选，可惜因病错过了机会。没能坐着火车进北京见毛主席，成为他的终生遗憾。他至今都没进过北京。

但作为军人他是幸运的，大仗打了，硬仗打了，胜仗打了，而且是在我军奠定江山的最为酣畅精彩的时刻，是在共和国磅礴上升的最为壮丽辉煌的时刻。

之后呢，所有成功荣誉就收入了一个沉默的小布包。

打江山的人，只与牺牲者比。“显摆那干啥，好多战友都没了。”他说。记者问老人：你身边战友牺牲了多少？

他说，班里排里随死随补，死不全就没了。活下来的是多一半，死了一少半。

问他：你想过自己会死吗？

他女儿说：俺爹说，打仗往上冲，脚底下轱辘轱辘都是尸体，一双绑腿都染红了，涮几盆血水还洗不干净。他却淡淡地说：“砸响就有末儿，战场上哪能不死人呢。真死了就死了吧，反正是为人民而死。”

可他终究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完完整整！除了济南战役中炮弹把手削掉一小片，可谓未伤一毫毫毛。真是命大！记者问：你还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吗？

他先摇头：“想有啥用？不想。”可过了好一会儿，又仰天紧紧闭了一下双眼，“睡不着的时候想啊！”

午夜梦回，在静静的村舍里，枪炮声又震耳欲聋地轰鸣起来了，还夹杂着号令和呐喊，在硝烟和鲜血的气息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奔跑着，跳跃着，搏斗着，杀红了眼……

“苦！那时候真苦。”老人皱眉咽下一口唾液。问他怎么苦，这个火里蹬过来、血里滚过去、死尸堆里爬过来的硬汉子没有回答。记者揣想，他所说的苦，不是个人的苦，不是肉身的苦，而是战场上巨大的焦灼感，军令如山，万死不辞，苦苦地挺进，苦苦地求胜……

那阵儿，想过完仗干啥吗？记者问。他用范县方言吐出两个字：“回家。”战士恋家。河南人恋家。

转业

以后解放台湾就交给你们了！少尉李文祥向军营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1956年8月，32岁的他复员转业为18级干部，到福建省三明市，在福建省建设厅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保卫科担任保卫干事。在自己曾经打过仗的这片土地上，他又投入了火热的地方建设。他不愿坐办公室，一线哪儿艰苦就去哪儿，先后在厦门营房、永安营房、莆田营房、南安营房、仙游制糖厂、漳州营房等工地保卫安全。到龙岩，领导让他当电厂厂长，他觉得自己文化待得谢绝了。最后在三明钢铁厂工地待得最久，住了一年多，可正逢国家经济困难，工程下马，担任三外队长的他就领着工人开荒种菜渡难关。

那个年代，转业军官受人倾慕。据陈宝珍回忆，当时南安一带有200多名转业军官找对象，都是三四十岁年轻人也行。河南老家寄来一张扎俩小辫儿的姑娘照片，催他回去结婚。他想，只要思想进步，能吃苦过日子，就是庄稼人也行。李文祥当然也有不少人介绍对象，女教师、女医生，他看看都没相中，怕文化人跟他过不下去。他就，只要思想进步，能吃苦过日子，就是庄稼人也行。河南老家寄来一张扎俩小辫儿的姑娘照片，催他回去结婚。

消于无形。村中老人依稀记得住他家送过立功喜报，但他不提及也淡忘。逢到乡亲问起打仗的事，他避开惨烈血腥只讲点片断。后辈们就只知道了他是一个当兵的，一个老军人。

一切化有为无，这是李文祥重新开辟的一种人生、一种活法。千万人难以放下的，千万人难以做到的，他却自然而然放下了，一心一意做到了，这就是他的纯粹、他的非凡。21年后回故乡的，还是一个像泥土一样天然质朴的大地赤子。其实那个装满奖章奖状的小布包他很珍惜，妻子说留着有啥用？他郑重地说：“这是荣誉。”但他珍藏的方式便是消失。在他看来，能够证明存在价值的，能够体现理想信仰的，不是荣誉、不是地位，而是在不断在干，永远在做。这个积极向上的勇者，第二天李文祥去了仙游工地，在那里偶患胃病，单位战友写信催陈宝珍去过。陈宝珍已没母亲，父亲下南洋去泰国赚了音信，就由表哥送嫁到了仙游。花20元钱，炒几个小菜招待一下单位领导，就结了婚。

陈宝珍婚后在公司幼儿园当老师，在建筑工地打工。虽然夫妻聚少离多，还经常搬家，但那是她一生最享福的6年。在发黄的老照片上，妻子穿着苏联流行风格的布拉吉，依偎在英武的丈夫身边，笑得多么甜蜜！

1962年，上级来作报告，国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农业歉收，号召干部精简下放农业。从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种地的农民？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落千丈的沉沦。但是，李文祥仍像当年冲锋陷阵一样率先报名了：“共产党员应该听从国家号召，群众饿肚子，干部有责任！”因为他是革命功臣，担心领导不批，他又当场咬破手指，在申请书上按了血指印。那时食品极其匮乏，公司经理拿出公家还未养大的小鱼、鸭蛋为他饯行，有人提意见，经理动怒斥斥：“老李过去打仗流血，现在带头支农，你都没看见，吃点小鱼和鸭蛋你看见了？”

记者问陈宝珍：不当干部当农民，这么大的事你都依了丈夫？她朗声说：他的主意，我起初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啥办法！一旁有人说：你们家是老李说了算吧。

她边朝厨房边走边笑道：今天晚上吃啥呀，还是我说了算！

1962年夏天，由李文祥带队，十五六个精简支农的人踏上茫茫旅途。当时福建海防局势紧张，大小火车站都不售票，但还是照顾他们上了部队家属车厢。到山东济南时，李文祥夫妇下了车，然后经聊城回河南范县。归心似箭的李文祥，凭介绍信在聊城汽车站买了回范县的车票。这时两位范县老乡诉苦，说等几天了买不到车票回家。以李文祥的性情，二话不说就把车票让给了素不相识的乡亲。可当他自己坐上汽车时，风雨交加，车至莘县走不通了，夫妇俩在车上又冷又饿坐了一夜。从莘县到范县只好步行，背扛行李跋涉18里路，在白衣阁村头第一个遇见了麻五哥。

全村老少见到李文祥夫妇突然带着家当回来，惊喜地围上前，问他们走不走了？他说走不走了。

“后海啥！革命分工不同，在哪儿都是为人民服务。”他的口气从来不在哪。

即使被严酷无奈的农村现实打得头破血流，他也无怨无悔，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响应国家号召。从军人、保卫干事到一个农民，只不顾个人得失，就没有落差。回到家乡干革命，是他钟情的选择。他开始了一场隐忍的战斗。

村中北街有一座庞大的关帝庙，人称老公庙，正堂做了“赤脚医生”诊所，前院是一片荒草空地。李文祥找到大队部要求：我住老公庙吧！乡下人惊讶地说：庙里是住神灵的，凡人哪降得住啊，那草里还有长虫！他说我啥都不怕，我敢住庙。

李文祥天亮就起来满村去捡砖头；夫妻俩晚上为馒头坊帮工推磨，每天磨50斤面；闲时编筛弹筛儿，盘10圈挣一两角钱；……三间土屋终于在老公庙前院盖起来了，他们从老家搬迁出来。因为庙址在老8队，那里正盼一个好队长，李文祥转任老8队队长。直至如今，村民仍习惯称北街村这一块为老8队。

那时生产队干部没有任何补助，只是每天打工比社员多记一两个工作日。李文祥一天记10分，陈宝珍一天记7分，这两个整劳力长年全勤，年终分红成了余粮户。实行家庭承包土地后，1983年又盖了三四间西砖房，90年代还翻盖了堂屋三间砖瓦房。

当然，开始最难的还是27岁的福建女子陈宝珍。她天她怕冷，在北方严寒中思念沿海侨